

第二学士学位教育为何比“强基计划”更重要

■卢晓东

5月28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在普通高校继续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9号文”),从崭新的意义上再次开启了第二学士学位教育。这一文件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9号文”题目中“继续”二字其实耐人寻味。

2019年7月9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下发了《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这份文件在深层次的教育哲学层面以及上手运行层面都可能出现多处值得深究之处,有待未来一一厘清。其中,第三十五条——“自本办法实施之日起,学位授予单位不再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负面效应,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在大学因疫情所导致的就业困难的场域下,忽然被放大到不可忽视的程度。因此,“9号文”可被视为对此的一次纠偏。

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再次启动和展开,当然具有缓解就业短期压力的作用,但其更加重要的意义却在于培养具备跨学科知识结构的创造性人才。在笔者看来,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比“强基计划”更加重要。

1987年6月6日,原国家教委、原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以下简称旧文件),是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旧的管理文件。在旧文件中,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目的被确定为“有计划地培养某些应用学科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这个定位使得之后的30多年中,各高校举办的第二学士学位专

业基本集中在应用学科,几乎没有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9号文”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大变革。文件第二条指出,高校“可依托现有具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的本科专业申请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这一点意味着如果一所高校有物理学、化学专业,该高校就可以迅速申请物理学、化学专业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依托”两字也非常重要,这意味着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招收一名学生也可以,并不需要招收很多学生,可以采取学分制方式组织教学,不单独开设第二学士学位教学班。这名学生插入本科第一学士学位教学班中,按照学分制方式修读课程,以此保证第二学士学位教育与该校第一学士学位本科教学具有相同质量。“9号文”第三条中特别指出:支持高校依托“双一流”建设学科专业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我们曾经对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莱格特的成长经历进行了研究(见本报2004年6月15日B1版《可能埋没诺奖得主的第二学士学位制度》)。他高中时学习拉丁语,本科在牛津大学的第一个本科专业是“古典学”。1959年毕业至今为止,受旧文件的束缚和旧观念影响,尚未有国内高校(台湾地区高校除外)在物理学、数学、化学等基础学科设置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这使得那些如莱格特一般忽然产生学习基础学科念头的学生,没

有地方去学习。我们期待2020年之后,这一情况发生根本改变。从目前我国在自然科学、技术等领域人才培养需求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看,改革尤显迫切。

旧文件在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方面规定,学生必须跨学科领域攻读第二学士学位。例如,物理学专业属于理学,如果一个学生第一个学士学位专业是物理学,他就不能选择化学专业作为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因为化学也属于理学。“9号文”第七条指出,“学生可报考与本科专业分属不同学科门类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或与原本科专业属于同一学科门类,但不属于同一本科专业类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这也是根本性进步。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的本科专业是“化学与物理学”,但大陆地区高校目前尚无这样的跨学科本科专业。第一专业是物理学的本科毕业生选择化学作为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第一专业是化学的本科毕业生选择物理学作为第二学士学位专业,都能够形成与钱永健相同的知识结构。这种机制的宽容度大大弥补了高校在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的缺陷。

“强基计划”在教育哲学方面存在瑕疵。这一计划假设学生在中学热爱基础学科,就会一生都热爱基础学科;这一计划假设学生在中学擅长基础学科,就会一生都擅长基础学科。其实,学生们的热爱和擅长都是会变化的,也一直在变化。连提出“钱学森之问”的钱学森本人,其专业和学科都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

“强基计划”的哲学与通识教育的哲学也相互抵牾。通识教育需要激



国内高校(台湾地区高校除外)尚未在物理学、数学、化学等基础学科设置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这使得那些如莱格特一般忽然产生学习基础学科念头的学生,没有地方去学习。

发学生对多种可能性,甚至此生从未发现可能性的探索。从本质处着眼,通识教育尤其需要启发那些在中学选定了“强基计划”的学生离开“强基计划”,去探索更多、更大的可能,

同时为他们新的学习和成长目标提供条件,这才是创造和创新的本意。这同时意味着,通识教育也需要启发其他专业如医学、会计、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对基础学科的兴趣以及可能性的探索,为他们的学习和探索提供机会,这是辅修/双学位教育的任务。在学生第一个本科毕业后,第二学士学位教育再次为他们可能出现的新的学习和成长目标提供学习机会任务。机制的全面完善当然比单纯的一个“强基计划”更加重要。

“9号文”已经完善了机制。期待高校在此之后积极申报基础学科和“新工科”等第二学士学位专业,以在这样变动和不确定的时代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当下击入未来的“历史”中,使得世界更加和平而美好。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高教观澜

今年是人力资本理论提出60周年。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视为个人和社会财富的核心,因而成为各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依据。同时,上世纪60年代的高等教育民族化趋势,也有力地推动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在这种政治和经济诉求的驱动下,大众高等教育便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在此背景下,马丁·特罗1962年便提出了“大众高等教育”的概念,之后又提出普及高等教育概念。60年过去了,大众高等教育即普及高等教育仍然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目标。去年,教育部宣布,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将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

长期以来,高等学校总是面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批评之声。用人单位也总是在抱怨大学毕业生缺乏动手能力,缺乏实际工作能力。无论是在工程专业,还是在医学专业,或是在师范专业,都能听到类似的批评。高校虽然也一再努力接近实践,比如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校企合作、建设实践基地等,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依然存在。

回看大众高等教育的形成过程,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改造、吸收传统职业和专业培训体系而建立的,把传统的种种职业性人才培养工作从作坊、车间搬进了校园、教室。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出现与大量传统的职业和专业性培训形式的消失是同步进行的。但我们必须看到,传统的职业性培训一旦离开了工作的场景,进入校园,就与工作世界产生了一个鸿沟。这个鸿沟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鸿沟,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鸿沟。

高等教育是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的培养体系,而工作世界中的培训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撑,而被看作是落后、原始的培训方式。按照现代高等教育的理念,大学生在接受了系统的理论知识之后,即可在理论的指导下担任其职业工作。在新的理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众高等教育体系,显然忽视了工作实践的复杂性,低估了把理论应用于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学院化的高等教育于是总是受到实践缺乏的困扰。

美国教育家舍恩等人上世纪70年代就注意到这一问题,发现了“实践性知识”的存在,将此视为缩小理论与实践鸿沟的关键。所谓实践性知识,是与理论知识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在实践中形成的、实际指导实践工作的知识。用舍恩的话来说,就是“行动中的知识”。理论知识通常具有清晰、系统的特点,而职业实践是不确定、千变万化的,所需的知识也缺乏系统性。用舍恩的话来说,理论知识如同干爽的高地,而实践性知识则是泥泞的湿地。干爽的高地清晰明了,容易教、容易学,而泥泞的湿地面目模糊,说不清、道不明。

所谓理论指导实践,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说法。但在实践中,掌握理论知识的专业人,为了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必须首先把具体场景中的问题转化为理论知识可以识别的问题。有人说,这种转化工作其实是一项“设计”的工作,是连接理论知识与实践工作的重要环节。这项工作所需的知识,就是实践性知识。这种知识由于附着在经验、能力之上,难以被观察、被表达,与系统化的理论知识全然不同,因此被现代高等教育培养体系所排斥。

其实,实践性知识之所以被忽视,还有着更深刻的思想背景。现代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观是现代高等教育灵魂,以科学知识为代表的理论知识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整个人才培养体系是建立在理论知识基础之上的。这种以理论知识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系,被认为是一种高效、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所以传统的行业性、职业性的师徒制培训体系,就必然面临消亡的命运。从操作的层面看,理论知识由于具有专业化、边界清晰、科学化和标准化等特点,从而容易复制、表达、讲授。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大量新兴的高等学校正是依靠这些标准化的理论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门人才。这些人才虽然学习了专业的理论知识,但通常缺乏实践的训练。

可能有人会说,高等教育从来都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但问题是,如果缺乏对“实践”过程和实践机制的认识,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只能是流于形式。比如我们常常以为“理论+案例”的模式,即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殊不知这些案例往往都是“设计”好的,已经完成了实践与理论的对接工作。而实践中的情形远比案例更复杂、更不确定。大学生不仅需要理论应用于案例的能力,更需要将理论与实践场景进行对接的“设计”知识和能力。

把实践性知识的传授纳入现有的高等教育培养体系之中,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实践性知识根植于实践之中,是以一定时间的职业实践为基础的。所以,从原则上讲,实践性知识是不可能在校中获取的。但是,实践性知识如果不纳入高等教育的培养理念,就无法真正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如果高等学校在传授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提供更多学习和积累实践性知识的机会,肯定有利于学生在步入职业实践时尽快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关于实践性知识的传授,人类其实不缺乏经验。师徒制的人才培养方式就非常值得借鉴。在师徒制的模式中,学徒不是被安置在“干爽的高地”上,而是一开始就进入“泥泞的湿地”。学徒虽然没有接受系统的理论知识,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实践感,能够在不确定、不稳定和特殊的场景中学习实践性知识。在这种场景中,一切都是融为一体,而不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也不是高居实践之上的理论知识。人类文明史证明,这种培训方式是传承实践性知识的最佳方式。把理论导向的培养模式与学徒制的培训方式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新型的人才培养道路,应当是医治大众高等教育实践缺乏症的一剂良药。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为什么我们做不好「理论结合实践」

■陈洪捷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海外视野

哈佛大学史上的首次虚拟毕业典礼

■郭英剑

由于2020年年初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美国大学从3月份开始陆续转向远程教育及线上教学。由于当时疫情爆发势不可挡,各个高校都提前宣布,2020年不再举行传统的毕业典礼。时光飞逝,转眼两个多月过去,时间进入到美国高校集中举行毕业典礼的5月底。5月28日,哈佛大学举行了首次虚拟毕业典礼。那么,这次典礼是如何进行的呢?

不得已推迟的庆祝

早在3月20日,哈佛就已经宣布推迟今年毕业生亲临现场的毕业典礼,但也强调要按照原定时间5月28日举行一个虚拟的网上毕业典礼。

3月20日当天,哈佛大学校长巴科在致全校师生员工的信中说,自己很喜欢毕业典礼,也喜欢看到哈佛人聚在一起,庆祝杰出的学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喜欢看到学生的家庭所拥有的那份自豪感,因为大家参加的是一种与大学本身一样古老的仪式。然而,鉴于目前的疫情,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专家、官员那里所得到的建议,学校不得不宣布将原定5月28日举行的毕业典礼推迟举行。不过,学校届时将以一次线上聚会来完成授予学位的仪式,以便每个人都能按期毕业。哈佛的每个学院也将举办自己特殊的在线毕业典礼。“当然,一旦我们知道可以安全地将人们召集在一起,哈佛就会计划在今后某个时间,举行大家亲自参与的面对面的庆祝活动,以弥补失去的往昔。”巴科说。

当前,美国疫情依旧严峻,大家期待的面对面庆祝尚未有期,但预计中的线上毕业典礼则已顺利进行。

并非传统毕业典礼替代品

今年是哈佛大学第369届毕业典礼,也是哈佛历史上第一次举行虚拟毕业典礼。

其实,哈佛的毕业典礼不是单指一天中的一场典礼。他们安排的是一个毕业周,即会在一周时间内举行各种活动,既有音乐会,也有宴会或晚会,还有校友返校等,以庆祝毕业生获得学位、光荣离校。美国很多高校大都有这样的毕业周。

但是,学位授予仪式当天,无疑是这一周活动中最重要的一天,也是全校范围内举行盛大活动的时刻。在哈佛,上午的活动被称为是The Morning Exercises,所有人排队进入会场入座。学生代表发表演讲,各学院院长分组介绍各自的学生以及校长所要颁

发学位。最后,毕业生起立,校长分组为其授予学位。

通常在一天,哈佛校园早晨6点多就开门。需要说明的是,平时除了个别门外,哈佛的各大门都不上锁,但到了毕业典礼的头一天,哈佛老校区的20多个大门都要封闭。仪式当天需要门票才可以进入,否则任何人都进不去,而毕业生出示学生证件就可以进入。典礼一般从上午9点多开始,持续到中午。

今年的时间安排大致相同,但形式则简化了许多。上午10:30,虚拟仪式与倒计时直播开始,主要播放哈佛大学的师生图像与音乐。上午11:00,名为“祝福哈佛2020毕业生”的线上毕业典礼正式开始,但仅仅持续了一个小时15分钟,到中午12:15结束。中午12:30是各学院召开毕业典礼的时间,今年也都改为线上举行。

在这次虚拟的毕业典礼上,巴科为2020级1542位毕业生颁发了文学学士和理学学士学位。同时,向12所学院的学生颁发了8174个学位和证书。

据报道,哈佛大学虚拟毕业典礼当天上午的庆祝活动,大约有2万人在线观看了直播,当日还有5000余人观看了活动视频。

正如哈佛在校园网上的常见视频中所述,今年的虚拟毕业典礼并非传统毕业典礼的替代品。哈佛一再表示,未来的时间尚未确定,但他们一定会再次举行由毕业生亲自到场的、师生面对面的毕业典礼。

要让哈佛一直改变你

虽然这场虚拟的典礼形式有所简化,但有些内容同样值得一说。按照惯例,典礼上要有学生的演讲。今年演讲的两位学生分别是2020年毕业生迈克尔·菲利普斯,以及2012年本科毕业生、2020年哈佛医学院博士毕业生萨娜·拉奥夫。

菲利普斯演讲的题目为《钥匙与画布》。他在演讲中说,当他来到哈佛时,所思考的首要问题是“哈佛会改变我吗”。



菲利普斯

他说自己入住宿舍后的当天,与父母告别时,母亲给他留下了一串钥匙,上面刻有“相信”“无畏”和“灵感”的字样。父亲告诉他,他想象中的儿子的未来生活就像一块画布,鼓励他在未来去想象各种新的可能性。

菲利普斯说,实现各种可能性的经验来自与所有毕业生在一起学习生活时的日常交流与沟通。在这个过程中,他感慨道,“哈佛会改变你,(在毕业后)请让它继续改变你”。

他说:“要让哈佛使你更善于斗争,让哈佛使你更勇于去改变。除此之外,无论你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有违作为一个哈佛毕业生的意义。”

挑战激发进化

拉奥夫发表了题为《我的生命观》的演讲。在演讲中,她讨论了生物学和个人进化的相似之处。

“挑战不仅是生物适应的基础,也是个人进化的基础。”拉奥夫说,“逆境越强劲,进化的需求越强大,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概莫能外。”

拉奥夫分享了她祖父个人成长的故事。他是个孤儿,在印度长大,凭借着刻苦努力的勤奋学习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最终在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

“教育给了他自由,所以他成为了一名教育家。他从小挨饿,因此他会为学生提供食物;他从小在自己的村庄无家可归,因此他会让人们在自己家中度日。”“从这些最简单的事情做起,祖父的生活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使命。推动他前进的不是他的常青藤盟校的学位,而是他来自社会底层的经验。”

与此同时,拉奥夫敦促毕业生,将正在流行的新冠病毒的破坏力,作为激励个人发展的动力。

她说,我们再次处于充满挑战的时刻,但让我们记住,挑战激发了进化,而这种进化,哈佛毕业生可以主动迎战。比如,我们要去思考如何服务我们的社区或者如何服

务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疫情时期事实与真相更重要

在授予学位后,巴科介绍了今年的毕业典礼演讲嘉宾、《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马·巴伦。巴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曾经在《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工作多年。在任职《华盛顿邮报》之前,他曾担任哈佛所在地的《波士顿环球时报》的编辑长达11年。

巴伦在演讲中阐释了他所理解的事实和真相。他告诉2020届毕业生说,当前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不仅强调了准确、权威的信息之价值所在,更表明了谎言和错误信息可能致命。

巴伦说:“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强调我们依赖于事实与真相的民主的重要性,但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已超越了民主问题。事实与真相生死攸关。错误的信息、虚假的信息、妄想和欺骗会杀人。”

巴伦在演讲结束时引用了哈佛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真理”,但也有真实、真相之意),强调了社会追求真理的必要性。他说:“我的职业与你们一样,共同承担着既艰巨且充满波折,但又至关重要的使命——对于真理的追求。”

应该成为怎样的人

当天下午,哈佛各学院继续进行虚拟的毕业典礼。哈佛本科生学院邀请到了著名的媒体人、哈佛毕业生柯南·奥布赖恩来做线上主旨演讲,他的出现在虚拟世界中引起轰动。哈佛医学院、法学院也都邀请到了包括宇航员在内的名流在线上作主旨报告。

巴科在毕业典礼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需要面对现实,而这一现实与本学期的开始时我们所有人的预料都完全不同。即便如此,两个月的疫情也并不能掩盖大家辛勤的工作。“所有人都做到了,将自我怀疑变成了坚定信念。面对障碍,你们每个人都鼓起勇气,眼望世界,克服了难以克服的挑战。”

巴科最后殷切地期待哈佛的毕业生们成为这样的人——

“人类需要致力于提出问题,提出棘手问题,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的问题的人;需要努力去改善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的人;需要关心他人远胜过自己的人——你们,就是这样的人。”